

马 克 思 传

〔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

易廷镇 侯焕良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KARL MARX
Eine Biographie
Dietz Verlag Berlin 1967

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 1967 年德文版译出

马 克 思 传

〔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著

易廷镇 侯焕良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78,000 字

1978 年 12 月第 1 版 197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01—200,000

书号 11002·492 定价 1.25 元

本书作者：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奥斯卡·霍夫曼；
海因茨·许姆勒尔、埃里希·孔德尔、
卡尔·奥伯曼、霍斯特·乌尔里希、
格哈德·温克勒尔。

目 录

第一章 1818—1843.....	1—43
家庭环境和中学生时期.....	1
在波恩上大学.....	7
博得一个不平凡的姑娘的青睐.....	9
为“现代世界哲学”而奋斗.....	11
二十四岁的主编.....	25
第二章 1843—1848.....	44—105
在革命的心脏——巴黎.....	44
良朋与战友.....	63
走在建党的征途上.....	71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立.....	85
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	98
第三章 1848—1849.....	106—166
革命爆发.....	106
全国的行动纲领.....	112
《新莱茵报》的总编辑.....	121
向步步进逼的反革命作斗争.....	137
为建立一个全国性工人政党而斗争.....	152
红色的终刊号.....	161

第四章	1849—1864	167—221
革命的总结	167
流亡生活	184
马克思老爹在学习	188
亲属和朋友们	199
出现了新斗争的预兆	207
第五章	1864—1871	222—289
新的基石奠定了	222
德国通讯书记	234
一部巨著即将完成	247
《资本论》	252
国际工人运动中众望所归的人	262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奠基人	274
国际在经受考验	280
第六章	1871—1883	290—348
站在“冲天的巴黎人”一边	290
国际工人协会的敌人被征服了	301
故乡和家庭	315
伦敦“老人”	322
晚年	340
跋	349

附录

卡·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	350—358
人名索引	359—369

第一章 1818—1843

家庭环境和中学生时期

13

卡尔·马克思 1818 年 5 月 5 日生于摩塞尔河畔的特利尔。他出生的这座城市是摩塞尔区的行政中心，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当时约有居民一万二千人，其中大多是官员、商人和手工业者。早在罗马时代就已建成的特利尔城，几百年来一直是大主教教廷和选帝侯侯府的所在地。歌德曾在十八世纪末到过这个城市，对该城有这样的描述：“城墙之内，教堂、小礼拜堂、修道院、修士会、神学院、骑士团体和教友组织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城墙之外，又有许多修道院、寺院和其他教会机构的屋宇层层围绕。”^① 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在特利尔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所留痕迹是这样的深，以致那些凭借 1815 年维也纳各国君主会议获得莱茵省——从而 14 也获得了特利尔——的普鲁士容克，也不能把它消灭。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法兰西的革命军队曾在莱茵地区剥夺了各邦王侯和教会的产业，废除了农奴制度，取消了一切封建捐税，并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当然只限于男人——平等。自此以后，城市和乡村都享有比较广泛的行政自治权。实现了职业自由，人们不再被强迫加入行会。甚至在形式上法律还规定了教学自由

^① 约翰·沃尔弗冈·冯·歌德：《法国的战役》。《歌德诗集》1962 年柏林版，第 15 卷，第 177 页。

和新闻自由。从法国承袭下来的还有种种市民阶级的权利和一部民法典，陪审员裁判和公开诉讼也开始实行。

这些新的市民阶级的社会条件导致了工商业的繁荣。于是在莱茵地区出现了德国的第一批工厂，同时诞生了两个新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现代工业无产阶级。

在柏林政府中执掌政权的普鲁士国王和容克把莱茵地区这些市民阶级的成就看成是眼中钉。他们害怕——这不是没有原由的——普鲁士的其他地区会从莱茵居民所享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中得到启发。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就会损害普鲁士容克的阶级统治，从而将会削弱 1815 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联盟（由三十四个王国侯邦和四个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联盟）中普鲁士所占据的同奥地利不相上下的地位。

然而要想改变莱茵地区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普鲁士国王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一方面以无情的严酷手段在易北河东岸和德意志中部依靠军刀警棍、书报检查和迫使臣民恭顺驯服以加强其统治，另一方面对这个新接管过来的西部省份在开始时却不得不实行一种虚假的自由主义政策。为此，¹⁵ 柏林政府就尽可能把一些有教养和经验丰富的行政与司法官员调到莱茵省去。显然，在采取这些措施中，也把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委任为普鲁士政府枢密顾问官，于 1816 年春派到特利尔。威斯特华伦后来是卡尔·马克思慈父般的朋友而且当了他的岳父。

柏林政府原来指望用这种貌似自由的措施，在莱茵河摩塞尔河沿岸的市民中赢得同情。但时隔不久，这个政府就转而采取它那声名狼藉、极端反动的普鲁士化政策，把莱茵人当作一个被征服省份的居民来对待了。

卡尔·马克思是在这样一个最黑暗的反动时期出世的。但他

却诞生在普鲁士的一个最先进的省份和一个充满市民阶级启蒙精神与人本主义思想的家庭。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经历了艰苦的青年时期之后，由于勤奋努力，成了一名律师。他弃犹太教而改信新教。后来当上了司法参事，并被推举为特利尔律师界的首脑，在这个城市的居民当中深受尊敬。他学识渊博，爱好古典文学和哲学，特别推崇莱辛和法国启蒙运动者伏尔泰与卢梭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先驱。他在哲学上的进步见解和在政治领域的温和自由主义观点并行不悖。他希望在普鲁士能有一部自由主义的宪法和议会式的代议制度，但却期待由普鲁士国王来加以实现。亨利希·马克思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革命的思想，却被普鲁士政府看作是“可疑分子”。因为 1834 年 1 月他在特利尔“文学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曾向法国国旗致敬并高唱马赛曲。

马克思一家生计并不困难。亨利希·马克思给他的爱妻罕丽达和孩子们保证了宽裕的生活。但做到这一点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罕丽达·马克思在 1815 至 1826 年间生了四子五女。¹⁶ 卡尔是第三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是比卡尔大两岁的女儿索菲亚。家里最大的儿子莫里茨·达维德早在 1819 年就夭折了。

因此卡尔成了家里的长子，深得双亲——尤其是父亲——的钟爱。后来家庭人口不断增加，父母得悉心照料八个孩子，然而卡尔仍是双亲的宠儿。母亲称他是幸运儿，办什么事都很顺利。父亲不时提到这个儿子才华横溢，并希望卡尔能够沿着自己走过的道路，成为他本人在年青时所力图达到的那种理想人物：一个大法官，大法学家，备受人们尊敬的、富有理性和博爱精神的律师。

马克思一家于 1820 年初从布吕肯巷 664 号的住宅（现在是布吕肯大街 10 号）——卡尔是在这座楼房诞生的——迁出，搬到西梅昂街 1070 号（现在是西梅昂大街 8 号）的房子里。卡尔和兄弟

姐妹一起度过了无忧无虑的欢乐童年。他纵情地和弟妹们在花园里奔跑，或是在附近的马尔库斯山丘把他们当作马儿驱赶着飞驰下山。他很淘气，常常作弄姐妹们，但又懂得如何向她们和她们的女友讲述奇妙动人的故事，来迅速重新赢得她们的好感。

亨利希·马克思在1830年把年满十二岁的儿子卡尔送进特利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法国的七月革命在同年爆发。这一年也是卡尔·马克思生活史上新篇章的开始。

特利尔中学从1815年起就由普鲁士文化部领导，但柏林政府始终未能使这所学校在思想上屈从于易北河东岸的容克精神。¹⁷首先应归功于那位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符登巴赫校长主持校务有方，他知道如何在这个学校里培养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该校的教学水平也很高，教师中有好几位是有名的科学家。

卡尔在少年时代的同学多半是资产阶级和官吏的子弟，但也有不少是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子女，他们都希望将来当牧师或政府官员。同学中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怕他，正象他的女儿爱琳娜后来忆及她的双亲和亲属时所描述的：“喜欢他，是因为他乐于和他们一起闹着玩，怕他，是因为他能写辛辣的讽刺诗和善于嘲弄他的对手”^①。和他交往密切的显然只有年岁比他略小的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埃德加尔是在同一时期进入这所中学的，他和卡尔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同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这种从幼年开始的友谊并非偶然，因为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一家和司法参事马克思一家很早以前就认识了。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本人跟他那些同僚及地位相当的多数人是完全不同的，他是一位有高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生活片断与回忆》。《摩尔与将军》，德文版第13—14页。

深素养和富于自由思想的人。父系方面原是出身于德国平民阶层，只是到了父亲一辈才以军功卓著被封为贵族。威斯特华伦的父亲怀着市民阶级的自豪感，同一个苏格兰贵族的女儿结了婚。

威斯特华伦一家的住宅坐落在罗马街（现在是保林街），离马克思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两家的孩子早就建立了友谊。卡尔的姐姐索菲亚和比她大两岁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是知心朋友，卡尔和燕妮也互相倾慕。这对少年男女常常在一起游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吸引着中学生卡尔的不仅仅是燕妮和埃德加尔，她们的父亲同样使卡尔非常愿意接近。¹⁸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喜爱这个邻家的早熟的孩子，而卡尔也对他敬如慈父。枢密顾问官非常珍赏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他能用英语和德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本，并深爱浪漫主义文学。他善于用自己爱好者本主义文学的热忱感染别人，并传给青年一代。对求知心切的卡尔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位慈父般的朋友那里得到的激励是他在学校，甚至从某些方面说来在自己的家里也得不到的。此外，燕妮的父亲并不仅在文学领域向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枢密顾问官还关注社会问题。卡尔在童年时代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挤满了贫苦农民的中心广场，在长远的路途中目睹城里贫民区的惨状。所以当这位慈父般的朋友指控这种使很多特利尔人备受折磨的贫困状况时，他总是精神专注地倾听着。几十年后，马克思还回忆说，自己正是在威斯特华伦家里第一次听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思想。

他深感兴趣地和自己的父亲纵谈伏尔泰、莱辛或歌德的人本主义思想世界，也兴致勃勃地和威斯特华伦枢密顾问官一起作各种精神上的遨游。不过，对年青的卡尔来说，学校毕竟还是占着中

心地位。在学校里，中学生马克思也显示出自己的种种才能。他有敏捷的领悟力，在升入高中最后一年级时，绝大多数课程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优异成绩。1835年9月，他才十七岁，就中学毕业了。王室考试委员会在他的中学毕业证书上写了鉴定：“该生天资聪颖，在古代语言、德语和历史课程中表现出非常令人满意的勤勉，数学课程是令人满意的勤勉，在法语课程中是颇为勤勉”，最后¹⁹又说：“因此本委员会衷心希望该生将由于得天独厚而获得应有的美好前程。”①

在他所写的毕业作文中，有一篇德文文章特别引人注目。这篇作文的题目是《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年青的马克思谴责那种仅仅依据自私自利的打算或基于物质利益来选择职业的做法。他这样写道：“对于那些思想高尚、致力于为全人类服务的人们，历史称之为最伟大的人物；对于曾使大多数人幸福的人，经验颂之为最幸福的人。”② 这位十七岁的青年认为，为人类服务并切实做到这一点是自己的本分，是一种福气。

这也是他的老师符登巴赫所倡导并经常向同学们宣讲的思想。但当时正在成长中的马克思却已经看到选择职业并不决定于个人的主观意愿了。他写道：“……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种种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③ 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发人深思的，它表明了这个高中毕业生已经意识到各种社会关系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最后他用这样的话结

① 《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证书。特利尔，1835年9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柏林版，第一部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83—184页。

② 马克思：《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分册，第594页。

③ 同上书，第592页。

束自己的文章：“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可怜的、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热泪。”^①

在波恩上大学

20

卡尔·马克思于1835年10月中旬离开特利尔，乘船沿摩泽尔河转莱茵河顺流而下，到达波恩。在那里他遵从父亲的愿望攻读法律。

波恩并不比特利尔大多少，这个城市的生活完全受着一所大学及其约七百名学生的支配。这所大学使得波恩成为普鲁士莱茵省的精神生活中心。不过当时正有一层阴影笼罩着波恩和整个德国的精神生活。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巴黎的七月革命曾使德国人民产生了结束封建统治和获得自由呼吸的新希望，但这些梦寐以求的理想不久又被埋葬了。尽管在萨克森王国、黑森大公国、不伦瑞克公国²¹和其他地方都曾先后爆发过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主要的手工业帮工和小市民，但也有农民和学生）；尽管进步的市民阶级举行过许多群众示威运动，发表过公告声明，最重要的是于1832年5月

^① 马克思：《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分册，第594页。

27日在普法尔茨的汉巴赫宫发布了建立“一个自由的德意志祖国”的要求；但这些运动都是各行其是，互不配合的，始终不曾有过一个坚强的中心领导。而德国那些封建王侯和邦政府的答复却是一致而坚决的。反动派又开始对一切争取进步自由的人们进行搜捕镇压了。数以千计的正直的民主主义者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被迫流亡国外。书报检查变本加厉，一切民众集会均被禁止，凡佩戴红黑金（这是民主共和国的象征）符号者一律受到严惩。德意志各邦承担义务互相引渡政治逃亡者，报纸的数量受到限制，所有政治结社均被取缔。思想进步的大学生，那些主张在德国进行民主改革和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大学生协会会员（“蛊惑者”）都遭到追捕，备受虐待，锒铛入狱。

当马克思到达波恩时，这种迫害和政治侦查搜捕活动仍处于高潮。代替学生会涌现出来的是一些没有政治色彩、按照学生们的不同家乡组织起来的协会，即所谓同乡会。马克思也和他的同乡们一起参加了这种组织，并在第二个学期被选为特利尔同乡会的主席。

卡尔·马克思以巨大的热忱从事学习。他打算选修九门课程，其中大多是法学课程，但也有文学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课程，以致父亲写信给他说：“九门大学课程在我看来是有点过多了，我不希望你选修超出自己体力和精神所能承担的课程。当然，如果你对此不感到任何困难，倒也未尝不可。须知光阴短促，知识无涯。”^①

22 马克思确实不感到有什么困难。但由于很快就断定大多数课程都不能使自己满意，他就削减了听课的次数，开始按照自己的计

^① 亨利希·马克思致马克思的信。1835年1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补卷，第一分册，第616页。

划进行自学，——这种自学方式后来成了他在柏林的主要学习方法。

从父亲给他的书信中可以明显地推断出：这个年青的大学生绝不是一个生活乏味、一心追求成名成家的人。波恩的生活是如此丰富多采，如此浪漫，又如此新颖，完全把他吸引住了。这些学生们们的活动，有时是十分惬意、痛快淋漓的。来自摩塞尔河畔的子弟们都是不愿戒酒的人，马克思当然也不是涓滴不饮的。他在 1836 年 6 月曾因夜间醉酒喧闹被学校当局罚了一天禁闭。这种处罚显然并不严厉，因为还允许同学们前去探望，大家竟然又在禁闭室里开怀畅饮起来。

不言而喻，大学生们的生活也并非完全耽于高歌痛饮的欢乐之中。所有这些市民阶级的大学生，没有一个在警察的刁难压制和贵族学生的傲慢专横面前屈服。在许多场合下他们怀着市民阶级的自尊心进行反抗，以冷嘲热讽来回敬容克子弟的种种卑劣行为，有时甚至用拳头和刀剑还击。在这些人当中也有年青的马克思。他参加过一个青年诗人团体，这个团体表面上以从事文学活动为宗旨，但是很可能实际上有某种政治目的。他在 1836 年 8 月还与人进行过一次决斗，对手大概是一个贵族子弟。

父亲对这种发展趋势深感忧虑，因此在第一个学年结束之前就告诉波恩大学当局说：卡尔将转学柏林。

博得一个不平凡的姑娘的青睐

23

如果说这个入学不久的大学生于 1835 年曾满怀好奇和渴望

的心情奔赴离家乡不远的波恩，去迎接独立而新颖的生活，那么在他启程赴柏林之前，情况就完全两样了。这一次离开特利尔，使他依依不舍，颇为惆怅，因为将要在较长的时间里与留在家乡的一个他心爱的姑娘远别了。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之间由于友谊和互相倾慕，彼此逐渐产生了深挚的爱情。燕妮不仅异常美丽，而且思想和品格都是极不寻常的。1836年晚夏，当卡尔在双亲家中居住时，他向自己热恋的这位姑娘求婚，燕妮就和十八岁的卡尔约定了终身。

24 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身、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舞会的皇后”，到处使人们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级的子弟。她瞒着父母，也完全不能预卜和卡尔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卡尔和燕妮都感到非常幸福，但也知道他们的行动并不寻常。卡尔认为暂时还不能在枢密顾问官冯·威斯特华伦面前正式向燕妮求婚。因此起初只向自己的父亲吐露了他们的秘密。他们相信，他会在燕妮双亲面前为一次成功的求亲作好各种准备。

亨利希·马克思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自己对于两人相爱的无比真诚和燕妮的坚强性格是深信不疑的。然而燕妮对双亲是否同意总是放心不下。就这对恋人来说，长久分离和忠诚等候漫长的七个年头，已经是够不容易的了，何况燕妮的同父异母兄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这个十足的名利之徒（后来官至普鲁士内政大臣）还常常使她在精神上不得安宁呢！

为“现代世界哲学”而奋斗

25

1836年10月，卡尔·马克思乘邮车前往柏林，途中走了五天。当时虽然还没有铁路，但比起几年以前，旅行毕竟已经不那么困难了。原先那些耗费旅客大量时间，搜刮无数钱财，使他们不堪其扰的关税管制制度，几乎已荡然无存。1834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使存在于许多德意志个别国邦之间的关卡一扫而光。不过沿途还有无数旧日的税所依然矗立在那里，这是一些使人想到德国尚未克服其政治上四分五裂状态的标志。没有统一的交通体系，没有统一的经济区域，德国的工业是不能自由发展和扩充的。资产阶级希望建立新的工厂，希望得到源源供应的原料和劳动力，而不受德意志各邦内部疆界的阻碍，还希望他们的货物可以畅通无阻地销售出去，以便获得愈来愈高的利润。因此，²⁶他们要同德国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态作斗争，同各种封建特权作斗争。他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他们也力争使德国能够统一起来。

马克思来到柏林之后，就决心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这里的气氛和波恩迥然不同。波恩是一个小城，而柏林却是一座大城市，当时已有三十多万居民。波恩大学约有七百多学生，而柏林大学的学生相当于它的三倍。在波恩，决定这个城市的面貌和生活的是所大学，而在柏林，决定这一切的是国王的宫廷和普鲁士军人。在波恩，饮酒作乐几乎可以耗尽一个学生的大好时光；而在柏林，人们却能静悄悄地避开一切喧闹场合，深入学习。哲学家路德维